

施耐庵 的传说



3.451
28

施耐庵的传说

张袁祥 胡永霖

搜集整理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施耐庵的传说

张袁祥 胡永霖 搜集整理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5印张 81,000字 印数：1—34,000 1984年5月第1版
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86·666 定价：0.46元

目 录

写在前边的话·····	(1)
一、出世苏州·····	(3)
二、“我要读书”·····	(7)
三、十二岁写祭文·····	(12)
四、攻读南园·····	(15)
五、对句联姻·····	(21)
六、智救杨二·····	(25)
七、戏弄府台·····	(33)
八、救人治病·····	(39)
九、著书意念·····	(43)
十、钱塘辞官·····	(49)
十一、撞官船·····	(54)
十二、贯中拜师·····	(59)
十三、拒不出仕·····	(65)
十四、痛惩地痞·····	(70)
十五、徐跃拜师·····	(76)
十六、更名耐庵·····	(81)
十七、三打祝家庄·····	(85)

十八、耐庵嫁女.....	(89)
十九、醉汉画天罡.....	(95)
二十、荞麦医马.....	(99)
二十一、潜离祝塘.....	(105)
二十二、昭阳遇顾迪.....	(109)
二十三、画画济贫.....	(115)
二十四、迁坟让水.....	(120)
二十五、潜心著作.....	(125)
二十六、遇贼写时迁.....	(129)
二十七、梦写李逵.....	(133)
二十八、书名《水浒》.....	(137)
二十九、一夜“封神”.....	(143)
三十、智救毛致忠.....	(148)
三十一、《水浒》传世.....	(152)
后记.....	(154)

写在前边的话

苏北沿海，有一条从南到北长达数百里的古代捍海长堤，它是宋朝宰相范仲淹率领上百万民工修筑成的，人们为了纪念他的不朽功绩，便把它叫做范公堤。在这条长堤中部古盐城南百十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古老的集镇——白驹(jū)镇。据老人们说，这儿原来叫茅棚镇，不知道在哪个朝代的哪一天，突然从西北方向的上空，飞来一对黑白驹和一对石乌龟，石乌龟从茅棚镇上空掠过，在南四十余里的丁溪地方降落了下来，那一只黑驹落在茅棚镇的西乡里，那白的一只便落在这儿的西河桥上。这只形如小狗又似马的玲珑剔透的汉白玉驹，蹬在西河桥的石栏杆上，昂首注视着过往行人。从此，这儿便改名叫白驹镇。

到了元朝末年，白驹镇逐渐繁荣，成了苏北三十六个盐场之一的大盐场。这里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盐民，靠舀(yǎo)不尽的海水来煮盐、晒盐为生。苏州隐士施彦端，后来更名耐庵，为避兵荒，辗转来到这个地方安居，终于在这儿完成了《水浒》的写作，白驹镇便成了施耐庵的第二故乡。

白驹镇北街的以施耐庵为始祖的施氏宗祠(cí) 闻名于海内外，它建于乾隆五十三年（一七八八年）。后来，施氏第十四世孙施峻峰，于咸丰五年（一八五五年）重修。宗祠顺直三进计十五间，颇具规模。宗祠后殿(diàn)的祖堂当中，供奉(fèng)着始祖施耐庵的牌位，延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两侧还供奉着施氏族十七代、计四十二个祖先牌位。解放前，凡是到白驹镇来说《水浒》的艺人，都要来这里烧香、叩(kòu)头。

几百年来，施氏族的子孙在白驹镇周围上百里的土地上生息繁衍，有关施耐庵的许多动人故事，也在苏北沿海一带的人民中间广为流传。

一、出世苏州

那是元成宗元贞二年（公元一二九六年）一个初春的夜晚，住在苏州城厢阊(chāng)门施家巷的施元德的妻子卞淑贞快要临产了。

房内，妻子阵阵腹痛，叫声不绝。施元德的心里，象十五个水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因为他知道，卞氏再过一个月才到产期哩，现在是早产，老是这样低一声，高一声的叫唤，怎么能不叫他着急呢？

好不容易挨到半夜里，忽然听得房内“哇”的一声，施元德迫不急待地推开房门，走了进去。接生婆笑着说：

“恭喜恭喜，头胎就生了个公子！”

施元德忙不迭(dié)地从接生婆手里接过刚用青布兜(dōu)起的婴儿，眯着双眼端详着这个小娃娃，好一会儿，才慢慢地送到妻子卞淑贞的怀里。只见做母亲的紧紧地搂着婴儿，贴在胸口上，用脸颊(jiá)偎依着小脸儿，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！

施元德多么希望孩子将来成为有作为的人哪，他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彦端。可是，小施彦端一出世就

交上了恶运。那时候，是元朝的蒙古贵族统治着，民族压迫厉害极啦！他们把全国各族人分为四个等级，地位最高的是蒙古人，第二等是色目人，第三等是汉人，而地位最低的是“南人”。南人，是指原属南宋地区的汉族和各族人民。苏州人民当然也在“南人”之列了。他们把南人每十户人家编成一伍，一伍要供养一个蒙古人；另外，还要按规定缴纳各种苛(kē)捐杂税。为了防止南人造反，他们严禁私人储(chǔ)藏铁器工具，五户人家合用一把菜刀，一伍才能使用一把大锹。要是谁家触犯了条律，一伍都要受牵连，这叫连坐。就这样，好端端的江南，就给糟塌掉啦，就连那有名的苏州，也不象前两个朝代那样富庶(shù)和兴旺了。施元德，这个靠行船为生的苦力，维持这么一个三口人的小家庭，也感到十分吃力，只得让妻子为人家浆(jiāng)洗衣衫，或者给大户人家做短工，赚些钱来维持生计。小施彦端因为奶水不足，缺乏营养，没多久就害了眼病，一连七七四十九天没睁过眼，眼泡肿得象桃子。父亲施元德没钱给他医治，见他活着也是受罪，就和妻子卞氏商量说：

“这孩子大概是养不活了，我看就是养活，长大了也是个瞎子，将来要受罪一辈子，倒不如现在——”

妻子一听，知道丈夫要说什么，急忙用手捂住了

丈夫的嘴。

“你好忍心说这样的话呀，儿是娘身上的肉，怎么能下这个狠心！再说，也不一定是瞎子，就是瞎子，我也要把他养大成人。”

“你能养他一辈子？”

“我活到哪一天，就养他到哪一天。”

“我们老死了呢？”

“要是我们死了，眼一闭，脚一蹬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管不着了，他也就不会怪我们了。”说到这儿，妻子卞淑贞伤心地哭了起来。这时，她好象感到不好受，有点头昏目眩。其实，自打产后因为没有好好休息，她早就有病了，常常咳嗽，吐的痰中带血丝。可是，她没有把这事告诉丈夫，告诉了又能怎么办，到哪儿弄钱来请医生、买药呀！

施元德见妻子伤心，也觉得自己想的太不近人情了，看了看妻子消瘦的身体，再也不敢提这回子事了。

后来，小彦端的父亲找来一些消肿去火的黄莲和其他一些不知名的土草药，一次次的给他洗眼睛，就这么洗了几十天，小彦端红桃子似的双眼泡，居然消下去了。

可是，万也没有料到，就在小施彦端双眼睁开的时候，劳累过度的母亲卞淑贞，却闭上双眼，与世长

辞了。出生才两个月的施彦端，一下子没了母亲！他好象懂事似的，偎在父亲的怀里，“哇呀哇呀”地哭着，哭得没完没了。

二、“我要读书”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眨眼功夫，施彦端已经七岁了。这对家境贫寒、青年丧妻的施元德来说，真是苦巴苦掖(yè)的七年，虽然施彦端缺少母亲的照料，免不了性情孤僻，衣服褴褛(lán lǚ)，可是他生得面如银盆，前额宽大，一双大眼，显得虎虎有生气，叫人一看，就知道是一个聪明的孩子。

施彦端总是跟着父亲，不是上船远行，就是下船回家，这种颠沛(pèi)流离的生活，使他从小就知道了生活的艰辛。每次遇到新鲜、好奇的事儿，他都要刨根问底，弄个明白方才罢休。

一次，施彦端跟随父亲从枫桥一所私塾走过，便问：

“爹爹，那些小孩在做啥？”

“读书！”

“读书做啥？”

“识字呀！”

“识字做啥呀？”

“你真烦人！识了字可以知事明理，能晓得古往

今来，能中举、考状元、做大官。”

“我懂了，我也要读书！我也要读书！”说着，便坐在地上，索性不走了。

“哎呀，这可不行啊！”爹爹慌了。

“为啥不行？我偏要读书！”

爹爹呆了，愣愣地望着坐在地上的孩子，两行热泪簌簌(sù)地从眼眶里滚了出来，慢慢地抱起施彦端。这时，施彦端好象明白自己说错了话。于是，用小手擦着父亲脸上的泪珠，咕咕地说：

“爹爹，我跟您走。”

其实，施元德怎么不想让儿子进私塾读书，将来长大了成为一个品行端正的才子呢？可是，送孩子读书谈何容易呀！不要说按月给先生送上俸金和逢年过节要给先生送礼，就连读的书，用的纸墨笔砚也买不起啊！到了家里，施元德闷闷地坐在床上，两手抱着头，想着刚才私塾门前发生的事，便把施彦端叫到跟前，抱在膝头上说：

“读书是好，可是爹爹没有钱供你上学呀！”

施彦端眨巴着大眼，想了想说：

“要钱？要钱我就不进去，我站在外面听！”

“孩子，哪能行呢？这象什么读书呀！”

“这有啥不好，在外面照样能听见先生讲。”

施元德紧紧地搂着彦端，泪水大滴大滴地从眼里

流了出来。

第二天，施彦端真的不再跟父亲上船了。他到了私塾门口，找个离书房不远的地方站着，歪着小脑袋，侧着耳朵，认真地听先生讲课和学生读书。

不到一个月时间，施彦端竟真的把一本《百家姓》背得滚瓜烂熟。可是，他只会背，认不得字。父亲见了，心中十分欢喜，于是设法买来《百家姓》，施彦端如获至宝，把背诵的和书本上的字一个个对上了号，很快地，字也认得了。

孩子认得字了，要是再会写，不是更好吗？施元德苦于买不起纸张笔墨，便找来了一块罗底砖，让小彦端用手指头蘸(zhàn)上水，在上面学写字。

开始，私塾里的先生和学生并没有注意书房外站着听课的施彦端，只以为是谁家的小孩在玩耍。日子久了，学生知道施彦端是在听不给钱的“白搭课”，有的学生就想欺侮他。施彦端并不示弱，反倒吓退了一个逞能的孩子。那孩子一气之下，将施彦端听“白搭课”的事告诉了先生。

私塾王轩文老先生听了十分惊奇，连忙走出书室，只见施彦端虎视眈眈(dān)，旁若无人地站在那儿，等待着来犯的人。

王轩文老先生一看见施彦端这副倔强模样，就从心底里产生了一股爱怜之心，便问道：

“小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，多少年纪？愿意告诉我吗？”

“我叫施彦端，今年七岁了。”

“喔，你小小年纪，认得几个字？”

“我听读了《百家姓》，还是从您老先生那儿听来的哩！”

“你能背诵吗？”

“能啊！‘赵钱孙李……’”施彦端不消一刻，几乎是一口气，把《百家姓》一字不漏地背诵了出来，而且，就地默写了王老先生指定的几个字。这一切，使王老先生感叹不已，他抚摸着施彦端的头，轻轻地叹息着，摇了摇头说：

“富人家子弟不肯读书，穷人家的儿子痴心地听‘白搭课’，可悲，可叹！”

机灵的彦端瞧着王老先生的神态，“扑”的一声跪在地上。

“王老先生，学生施彦端给你磕头！”

“哎哎哎，好好好，快快起来！嗯，这样吧，”王老先生想了想又说：“这儿的主人是不会让穷人的孩子进私塾门的，要是你有能耐，就在家自学，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在晚上或中午来找我，我寡居在此，只要你来，我一定尽力教你就是了。”

“王先生，”施彦端紧紧地拉着王轩文先生的手，

“我给你再叩头!”

从此，施彦端再也用不着听“白搭课”了，在王老先生的照应下，化了三年时间，背过了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，还通读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等五经四书。

三、十二岁写祭文

有一次，施彦端偶然在邻居家见到一篇王勃的《滕(téng)王阁(gé)序》，便借回家如饥似渴地读起来。这一读不要紧，连晚饭也忘了吃啦！等他一读完，便去私塾找王老先生请教，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问：

“王老先生，您可知道王勃是哪个朝代的人？他的文章为什么写得这样好？”

“王勃是唐朝人，”王轩文捋(lǚ)着胡子笑呵呵地说：“传说，王勃七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在云南交趾(zhǐ)当县令，为了督促儿子更好读书，特地派人到陕西老家把王勃接到住所。王勃走到南昌时，正好碰上他的启蒙老师周先生，周先生爱喝酒，因为贪杯，这工夫已有几分醉意，就糊里糊涂地把王勃带到都督阎(yán)伯屿那儿，让王勃为阎都督写了《滕王阁序》。这样，七岁的王勃还没到云南交趾，写《滕王阁序》的消息就传开了……”说到这，施彦端有点呆了，他无比敬佩少年王勃，于是对王轩文说：

“王勃七岁写《滕王阁序》，我已经十二岁，还不会写文章，多惭愧呀！将来，我也要写出《滕王阁